

中國文化中花卉的文化內涵和象徵意義

盧烈紅*

目次

1. 導言
2. 菊：花之隱逸者也
3. 梅：梅花如烈士
4. 蓮：花之君子者也
5. 凌霄花：凌霄花為勢客
6. 結語

1. 導言

面對“姹紫嫣紅開遍”(湯顯祖《牡丹亭》第十齣)的美景，面對“萬紫千紅總是春”(朱熹《春日》)的氣象，我們會陶醉！周敦頤《愛蓮說》曰：“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是的，各種各樣的草木之花以其姿態、顏色、香氣悅目賞心，令人喜愛，給人以美的享受。愛花，是人類的共性。

人類往往把自己的觀念、感情、理想外化，因此，草木之花會被人類賦予文化內涵和象徵意義。周敦頤《愛蓮說》曰：“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由於生活環境以及歷史文化的不同，賦予花卉的文化內涵和象徵意義也會有差異。本文對中國文化中菊花、梅花、蓮花、凌霄花的文化內涵和象徵意義進行粗略探討。

* 中國武漢大學文學院 教授，副院長兼系主任

2. 菊：花之隱逸者也

菊花在中國文化中，是高潔、不與醜惡勢力同流合污的化身。

對於菊花的特點，三國魏鍾會有過很好的概括。他在《菊花賦》中說：“故夫菊有五美焉：圓花高懸，准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流中輕體，神仙食也。”（《全三國文》卷二十五）這裏談到菊花的五大優點，說它種得早開得晚，具有“君子”之德；冒著寒霜開放，象徵著“勁直”。

中國文化中菊花成爲高潔人格的象徵是與兩位名人緊密相關的，這兩位名人就是屈原和陶淵明。宋代楊萬里《買菊》曰：“湘纍落英曾幾何，陶令東籬未見多。吾家滿山種秋色，黃金爲地香爲國。”（《誠齋集》卷二十三）“湘纍”指的就是投湘水殉節的屈原，“陶令”指的就是曾當過彭澤縣令的陶淵明。

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懷抱美好的政治理想，致力於強國富民，雖受到小人的陷害，屢遭打擊，但仍堅持高尚的節操，決不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污，“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餐菊飲露，是他高潔人格的寫照。由此開啓了中國文化以菊花象徵高潔人格的傳統。

東晉陶淵明《飲酒》之五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熱愛山水田園，厭惡黑暗的官場，雖出任過一些官職，但內心充滿矛盾痛苦。任彭澤縣令時，因不願與郡裏派來督察的督郵屈節周旋，歎道：“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辭官，從此結束了時官時隱的生活，徹底回歸田園。他“開荒南野”，“采菊東籬”，在寧靜質樸的田園生活中獲得“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的解脫。由於陶淵明，菊花與隱逸發生了緊密的聯繫，就像劉長卿在《贈元容州》中所說的：“避世歌芝草，休官醉菊花。”（《全唐詩》卷一四九）於是，菊花成了志行高潔的隱逸者的化身。

在中國歷代文人墨客筆下，菊花被作爲志行高潔者而受到歌頌，在這些歌詠中，其實菊花也是作者人格的外化。

陶淵明《和郭主簿》其二：“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這裏將菊花和松樹相提並論，並稱爲“霜下傑”。

北宋蘇洵《菊花》：“騷人足奇思，香草比君子。況此霜下傑，清芬絕蘭茝。”（《全宋詩》卷三五二）屈原的作品常借香草以喻君子，蘇洵認為，作為“霜下傑”的菊花，其“清芬”是遠超“蘭茝”這些香草的。

南宋陸游一生抱定“北定中原”的壯烈情懷，但為當權者排擠，報國無門，壯志難酬，他對菊花的高尚品格有酣暢淋漓的描寫。在《陶淵明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蓋以菊配松也余讀而感之因賦此詩》中他寫道：“菊花如端人，獨立凌冰霜；名紀先秦書，功標列仙方。紛紛零落中，見此數枝黃。高情守幽貞，大節凜介剛。乃知淵明意，不為泛酒觴。折嗅三歎息，歲晚彌芬芳。”（《劍南詩稿》卷十九）在《晚菊》中，他說：“蒲柳如懦夫，望秋已凋黃；菊花如志士，過時有餘香。……粲粲滋夕露，英英傲晨霜。”（《劍南詩稿》卷六十九）菊花的“端人”、“志士”形象，凌冰傲霜的剛介風骨，正是陸游本人的寫照。

南宋戴復古《感寓》詩之三說：“菊花香到死，不肯就飄零。”（《石屏詩集》卷四）宋代史鑄《百菊集譜》卷三引《西清詩話》，說到古代人們一般都認為菊花是不枯落的，因此歐陽修看到王安石“殘菊飄零滿地金”的詩句，便嘲笑說：“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看。”菊花到底落還是不落，古今都有爭論。戴復古這裏借菊花至死不飄零來歌詠忠貞不渝的品格。

宋末元初的鄭思肖於宋末痛國事日非，曾上書以圖挽救。宋朝滅亡後，他寄身僧舍，常面向南痛哭，坐立不向北。他曾寫《寒菊》詩，曰：“寧向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姑蘇志》卷五十五“鄭思肖”）沈匏廬先生《瑟榭叢談》曾指出此二句由化用朱淑真菊花詩“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而來，並贊以“志節皦然”。（《蕙風詞話》卷四）鄭思肖是以菊花的永不離枝表現自己至死忠於宋朝的決心，志節確實十分感人。他的《菊花歌》曰：“太極之髓日之精，生出天地秋風身。萬木搖落百花死，正色與秋爭光明。背時獨立抱寂寞，心香貞烈透寥廓。至死不變英氣多，舉頭南山高嵯峨。”（《宋元詩會》卷五十四）詩中的“心香貞烈”、“至死不變”，同樣表現了他的人格和情懷。

清代臺灣淡水鄭用錫《對菊》曰：“物候催移歲月忙，繁英代謝感風霜。人誇老圃秋容淡，我愛疏籬傲骨香。晚節幾同韓相國，孤標此即魯靈光。平生何處尋知

己，五柳門前隱士鄉。”（《北郭園詩鈔》卷三）詩中以“傲骨”、“晚節”、“孤標”，將菊花擬人化了。

在菊花中，中國人賦予野菊更典型的高潔品質。

宋楊萬里《野菊》寫道：“未與騷人當糗糧，況隨流俗作重陽？政緣在野有幽色，肯爲無人減妙香？已晚相逢半山碧，便忙也折一枝黃。花應冷笑東籬族，猶向陶翁覓寵光。”（《誠齋集》卷一）這裏將野菊與家菊相比，認爲“東籬”之菊，尚要向陶令邀寵，而“在野”的野菊，有更獨立的品格。

元郝經《渡江書所見並序》之一《野菊》曰：“野迥幽姿清，岡斷寒豔接。……霜栽鬱高標，胡與荒穢列？嗟爾夷惠儔，玉質難變滅。不謂無人看，便使幽香歇。”（《陵川集》卷三）詩中認爲野菊堪比伯夷、柳下惠，具有難變滅的“玉質”。

清代詩人丘逢甲對野菊的歌頌可謂淋漓盡致，他的《野菊》詩寫道：“入眼驚看秋氣新，孤芳難掄出叢榛。英華豈復關培植？爛漫依然見本真。淡極名心宜在野，生成傲骨不依人。陶潛死後無知己，淪落天涯爲愴神。”（《嶺雲海日樓詩鈔》卷一）在詩人筆下，野菊獨開於郊野之外，挺出於叢榛之中，不依賴人工培植，永葆淳樸自然的天性，鄙棄依附觀念和逐名之心，具有獨立的人格和高潔的情操。毫無疑問，這裏的野菊與詩人自己已化二爲一了。

中國文化中，菊花還與思鄉念親緊密相連。在中國，農曆九月九日是重陽節（或稱重九節），這一天節慶的活動內容有登高、賞菊、插茱萸、吃重陽糕、喝菊花酒。逢佳節和登高處極易觸發思鄉念親之情，因此，菊花也就成爲思鄉念親的觸媒。

唐代崔國輔《九日》曰：“江邊楓落菊花黃，少長登高一望鄉。九日陶家雖載酒，三年楚客已沾裳。”（《全唐詩》卷一一九）詩中寫到重陽的登高望鄉，寫到此日的賞菊飲酒，久客異地、對菊思鄉之情充溢字裏行間，哀婉悽愴。

杜甫於安史之亂結束後曾旅居夔州，欲北歸而不得，面對巫山巫峽的蕭索秋色，他在《秋興八首》之一中抒發了自己的悲愴情懷：“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全唐詩》卷二三〇）面對又一秋綻放的叢菊，他止不住再一次流淚；江邊的孤舟，永遠繫在那裏不能出發，使他飽受故園之思的煎熬。作者在這裏表達的思鄉之情，真切深摯，感人至深。

唐代令狐楚《九日言懷》寫對菊思鄉寫出了特點。詩中說在“天清野菊黃”的重陽日，因為是身處“他鄉”，所以“不能高處望，恐斷老人腸。”（《全唐詩》卷三三四）詩人強調的是“不敢登高”，把思鄉的痛楚表現得力透紙背。

南宋戴復古和方岳寫對菊思鄉也都很有特點。戴復古《九日》曰：“醉來風帽半欹斜，幾度他鄉對菊花。最苦酒徒星散後，見人兒女倍思家。”（《石屏詩集》卷六）詩人從父親的身份著眼，說在“他鄉對菊花”之際，于酒徒星散之後，看到別人的兒女，更加思念家鄉。方岳《重陽》曰：“亦喜重陽健，誰知行路難。吾親應念我，更把菊花看。”（《秋崖集》卷五）此詩則是從兒子的角度落筆，懸想父母思念自己，情不能已，只好拿著菊花長久地看。這是一種進層描寫的手法，讓讀者感受到更加濃烈的思鄉念親之情。

清代楊賓《九日登香山絕頂》一詩中“偏”、“正”兩個詞用得很好：“濁醪不惜隨時醉，野菊偏能向客開。極目正從鄉國望，斷鴻飛過雁門來。”（《晚晴簃詩匯》卷三十八）客居異地，本易思鄉，而野菊“偏偏”向客開放；“正”極目遙天，遠望家鄉，一隻失群的孤雁恰恰哀鳴著飛過來。借助於“偏”、“正”兩詞的強調，詩作把思鄉之情渲染得十分強烈。

3. 梅：梅花如烈士

在中國文化中，梅花與菊花因“同居冰雪中”（元代何中《菊》之三，《知非堂稿》卷一），所以有相近的象徵意義，正像劉克莊《念奴嬌》《菊》所說：“嘗試詮次群芳，梅花差可伯仲之間耳。”（《後村集》卷二十）但“菊花如幽人，梅花如烈士”，菊是花之隱逸者，側重於高潔；梅是“烈士”，側重於孤傲剛正，“標格不相似”（元代何中《菊》之三，《知非堂稿》卷一），有所不同。

中國文學作品對梅花的歌詠，起於南北朝。南朝宋鮑照《梅花落》曰：“中庭雜樹多，偏為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霜中能作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鮑明遠集》卷七）此詩以梅花與“雜樹”相比，

稱贊梅花“霜中能作花，霜中能作實”，既有如霜之花，又有孤傲剛正的霜質。

唐代詠梅花之作還不算多，到宋代，詠梅之作十分繁榮。宋以後人們對梅花孤高品性的高度贊賞，應與北宋林逋有關。林逋終身不仕，隱居於杭州西湖孤山，愛梅及鶴，人謂其“梅妻鶴子”。他的《山園小梅》之一曰：“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林和靖集》卷二）這首詩突顯了梅花的高潔脫俗，成爲後代詠梅詩的典範。而林逋隱居不仕的孤高人格，也融進到梅花的文化內涵中。

陸游和蕭泰來的詠梅之作高度地人格化。陸游〔卜算子〕《詠梅》曰：“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全宋詞》卷二二四）這裏的梅花象徵著：飽受磨難，心情淒苦，但忠貞之心至死不渝。這是陸游本人生活經歷和思想人格的真實寫照。蕭泰來的作品則有昂揚的格調，他的〔霜天曉月〕《梅》曰：“千霜萬雪，受盡寒磨折。賴是生來瘦硬，渾不怕、角吹徹。”（《全宋詞》卷三八五）這裏的梅花則象徵著剛正和無畏。

宋代作家或將梅花比作古代的高人雅士。劉克莊〔沁園春〕《夢中作梅詞》說：“天造梅花，有許孤高，有許芬芳。似湘娥凝望，斂君山黛，明妃遠嫁，作漢宮妝。冷豔誰知，素標難襲，又似夷齊餓首陽。”（《全宋詞》卷三四六）詞中盛贊梅花的“孤高”、“冷豔”、“素標”，比之於古代守節餓死的伯夷、叔齊。陳紀〔念奴嬌〕《梅花》也稱梅花：“除是孤竹夷齊，商山四皓，與爾方同調。”詞中還說梅花占盡乾坤“清氣”，有“玉質”、“冰肌”，如姑射仙子，“高情迥出塵表”。（《全宋詞》卷五一三）

宋代作家常將梅花與其他花木作比。中國古代有“歲寒三友”之說，指的是松、竹、梅。李處全〔水調歌頭〕《詠梅》以松竹烘托梅花，詞曰：“松下凌霜古幹，竹外橫窗疏影，同是歲寒姿。喚取我曹賞，莫使俗流知。”（《全宋詞》卷二四三）詞中稱梅花有凌霜的蒼勁古幹，與松竹同具不畏嚴寒的剛正之姿，非俗人可以觀賞。劉清夫則用桃李反襯梅花的高潔，他的〔念奴嬌〕《武夷詠梅》曰：“萬石叢中，百花頭上，誰與爭高潔？粗桃俗李，不須連夜催發。”（《全宋詞》卷三六〇）

宋代詠梅之風盛行，作品數量較唐代大增，原因何在呢？唐代詠花詩也不少，但以詠牡丹為多。也許以牡丹與梅花的對比為觀察點，可以窺見唐宋不同風尚的個中緣由。緣由之一應該是社會狀況、審美風尚使然。牡丹雍容華麗，梅花寒瘦孤高。唐代是漢代之後的又一盛世，自信與昂揚是時代的主旋律，社會普遍追求華豔豐腴之美，雍容華麗的牡丹與時代風格和人們的審美追求契合，自然成為寵兒。宋代先後處於遼、西夏和金的壓力之下，不再有盛世氣象，社會心理轉向內斂，在這種社會氛圍下，牡丹地位自然會下降，人們轉而特別關注寒瘦孤高的梅花。¹⁾緣由之二應該是受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地的優勢花種影響。洛陽是牡丹的王國，以至於唐李商隱在《漫成》之一中把牡丹徑稱為“洛陽花”（《全唐詩》卷五三九）；洛陽又是唐朝的東都，是唐代京城長安之外的又一政治、文化中心，唐代牡丹最受文人青睞，這個因素應該起了作用。臨安（杭州）西湖孤山的梅花因林逋而聞名天下，宋室南遷至臨安，這裏成為政治、文化中心，因而促進了詠梅之風的盛行。

元、明、清仍有不少詠梅之作，下面各舉一首以見一斑。

元代朱庭玉《詠梅》曰：“故人應與，梅同態。梅雖雅淡，人更清白。人之風彩，梅之調格，人與梅花俱可愛。”（《全元散曲》1198頁）將人與梅相提並論。

明代高啓《梅花》九首之一寫道：“瓊姿只合在瑤台，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寒依疏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自去何郎無好詠，東風愁寂幾回開。”（《大全集》卷十五）詩中以白雪、明月為襯托，把梅花比作“山中高士”、“林下美人”，突出了梅花的聖潔。

清臺灣連橫《題阿梅寫真，為無悶作》曰：“冰心鐵骨玉無瑕，放鶴歸來月未斜。羨汝孤山林處士，一春無事件梅花。”（《劍花室外集》之一）詩中稱梅花“冰心鐵骨”，如白玉無瑕，折射出詩人自己的人格追求。

1) 參見董建國：《百花情結入詩來—唐代的嗜花風尚及其對詩歌的影響探析》，《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

4. 蓮：花之君子者也

在中國文化中，蓮花是清廉正直的化身。

周敦頤《愛蓮說》曰：“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這是對蓮花人格魅力的最精到描述。

早在屈原的作品中，荷就與高尚人格聯繫到了一起。《離騷》曰：“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以荷葉為衣，以荷花為裳，正是屈原志行高潔的象徵。誠如王逸注所言：“被服愈潔，修善益明。”

曹植寫有《芙蓉賦》，賦中曰：“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修根於重壤，泛清流以擢莖。”（《全三國文》卷十四）文中稱荷花在百卉中“獨靈”，挺立於“清流”之中，表現了對高潔品格的贊美。

白居易《京兆府新栽蓮》用反襯法寫蓮花，詩曰：“污溝貯濁水，水上葉田田。我來一長歎，知是東溪蓮。下有青泥污，馨香無復全。上有紅塵撲，顏色不得鮮。物性猶如此，人事亦宜然。托根非其所，不如遭棄捐。昔在溪中日，花葉媚清漣。今來不得地，憔悴府門前。”（《全唐詩》卷四二四）詩中說荷花移至府門前的濁水中，污泥奪其香，紅塵掩其鮮，遠不如它身居清清溪流時那樣清麗高潔。作者還直接說“物性猶如此，人事亦宜然”，說明他正是以蓮喻人，反映出他厭恨污濁的環境，追求高尚的情操。

李紳《新樓詩二十首·重臺蓮》歌詠秋日的蓮花，詩曰：“自含秋露貞姿潔，不競春妖冶態穠。”（《全唐詩》四八一）不與春花爭妖鬥豔，承秋露滋潤，堅守孤高真正的節操，這是對花的贊美，也是對人的要求。

蘇轍《千葉白蓮花》說“蓮花生淤泥”，但卻出淤泥而不染，其素淨潔白可“比天女”，因此當她凋落後“應返梵天去”。（《樂城集·第三集》卷一）在詩人筆下，千葉白蓮花化身為聖潔飄逸的仙子。

金代趙鳳《盆池荷花》說：“不許纖塵污天質，政須清吹發幽香。”（《中州集》卷四）詩中言“天質”，言“幽香”，塑造的也是高潔脫俗的形象。

元代蒲道源《覺和尚庵賞白蓮》曰：“冰雪肌膚出淤泥，伶俜寒影照漣漪。曉風浮冷夢初醒，夜月嬋娟清更宜。”（《閒居叢稿》卷四）詩作在“曉風”、“夜月”的氛圍中，突出了白蓮花的冰清玉潔。

明代李東陽《又和太子太保劉公韻二首》之一稱頌荷花“盡去穠華還古淡，絕無言笑有風情。……見說中通能外直，此心端合與花盟。”（《懷麓堂集》卷五十五）贊荷花“古淡”、“中通外直”，實際是作者心靈的寫照。

還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是一個佛教盛行的國度。在佛教中，釋迦牟尼坐蓮花形的座位上，稱“蓮座”或“蓮花座”。因此，在中國，蓮花還與佛教文化聯繫在一起。

5. 凌霄花：凌霄花為勢客

在中國文化中，凌霄花是趨炎附勢者的象徵。

凌霄花一名紫葳，一名陵苕。《爾雅翼》卷三“陵苕”曰：“今凌霄花是也。蔓生喬木上，極木所至，花開其端。”《老學庵筆記》卷九曰：“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凌霄花是藤本植物，大多依木而生，有很强的依附性。因此，漢民族賦予它趨炎附勢的文化內涵，這就是元代程棨《三柳軒雜識·花客》所說：“凌霄花為勢客。”（明陶宗儀《說郛》卷二四下）

唐白居易《有木詩八首並序》寫凌霄花的一首對凌霄花作為依附者的形象有入木三分的刻畫，詩曰：“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托根附樹身，開花寄樹梢。自謂得其勢，無因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立暫飄飄。疾風從東起，吹折不終朝。朝為拂雲花，暮為委地樵。寄言立身者，勿學柔弱苗。”（《全唐詩》卷四二五）作者在八首詩的總序中說：“餘嘗讀《漢書》列傳，……又見附離權勢，隨之覆亡者，……因引風人騷人之興，賦《有木》八章，不獨諷前人，欲儆後代爾。”這首詩將凌霄花比作附麗權勢者的立意是很顯豁的：藤根纏繞樹身，花朵攀附樹梢，沒有獨立的品性，自以為找到了靠山，可一旦樹被摧倒，此花轉眼之間便成為地上的一堆柴禾。作者發出規勸：立身處世，一定不能仿效這種花木。

宋代的梅堯臣也將凌霄花視作依附者。他的《和王仲儀二首·凌霄花》曰：“觀此引蔓柔，必憑高樹起。……一日摧作薪，此物當共委。”（《宛陵集》卷三十）這首詩與白居易詩意旨相同。他還寫有《凌霄花賦》，《賦》中說蘋藻、蘭蕙、芙蓉、芝菌皆有獨立性，“皆無附著，亦以名揚”，根本不需要像凌霄花這樣“託危柯而後昌”。最後，作者說：“吾謂木老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為朽萎，不復萌蘖，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宛陵集》卷六十）將凌霄花與蘭蕙芙蓉等有獨立節操的花草相比，指出其品格的高低、結局的好壞有天壤之別。

宋代范浚《凌霄花》也以凌霄花象徵依附者難以有好下場：“風霜忽搖落，大木亦彫瘵。視爾托根生，枯莖無殘蒂。先榮疾蕭瑟，物理固難恃。凌霄亟芳華，衰歇亦容易。”（《香溪集》卷三）

明代高啓《瞻木軒》就道士李玄修庭中凌霄花於所依之樹被伐後獨存以“亭亭還自持，柔姿喜能強”二句略加讚美，然後鄭重指出：“君子貴獨立，倚附非端良”，對凌霄花的依附性進行了否定。（《大全集》卷六）

6. 結語

中國文學有好用比興、托物言志的傳統，正如《文心雕龍·比興》所說：“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在中國古代文學家筆下，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都可以被賦予某種象徵意義；換一個角度說，中國人的道德評判、人格追求、生活理想可以外化在這些“物”身上。

花卉是人們最喜愛的物品之一，中國文化中花卉具有豐富的象徵意義。元代程棨《三柳軒雜識·花客》為近五十種花卉擬定了具有象徵意義的名稱，如說：“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蘭為幽客”，“蓮為淨客”，“酴醾為才客”，“丁香為情客”，“葵為忠客”，“含笑為佞客”，“水仙為雅客”，等等。本文對菊梅等四種花卉文化內涵和象徵意義的探討只是初步的，今後還將在這方面的研究上繼續努力。

〈參考文獻〉

- 童勉之,《中華草木蟲魚文化》,臺灣文津出版社1997。
- 張鴻翎,《中國花文化的自然屬性及其人文內涵》,《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4。
- 董建國,《百花情結入詩來—唐代的嗜花風尚及其對詩歌的影響探析》,《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2期,2010。
- 王映霞,《此花開盡更無花—試論唐詩中菊花意象的文化內涵》,《名作欣賞》,第5期,2012。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rough discuss on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symbolism of chrysanthemum, plum flower, lotus and Chinese trumpet creeper in Chinese culture.

I. Chrysanthemum: Chrysanthemum is recluse in flowers. Chrysanthemum is the incarnation of nobility in Chinese culture. In Chinese culture, chrysanthemum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two celebrities as symbol of noble personality. These two celebrities are Qu Yuan (屈原) and Tao Yuanming(陶淵明). Chinese people give the wild chrysanthemum more typical noble quality. In Chinese culture, chrysanthemum has close connection with homesickness.

II. Plum flower: Plum flower is like upright person. In Chinese culture, plum flower and chrysanthemum have similar symbolism. Plum flower is aloof and upright.

III. Lotus: Lotus is gentleman in flowers. In Chinese culture, lotus is like incorruptible and honest person. In China, lotus has also connection with the Buddhist culture.

IV. Chinese trumpet creeper: Chinese trumpet creeper is like snob.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Flowers, Cultural Connotation Symbolism, Chrysanthemum, Plum flower, Lotus, Chinese trumpet creeper

이 논문은 2012년 11월 10일에 접수되어 2012년 12월 5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12년 12월 20일 편집회의에서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